魏書

二三

列傳第四十五　　魏書五十七

高祐　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黃門郎太祖平中山内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兾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蓨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兾州刺史

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邵郡羣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矣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

初劉義隆子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彭
降附時謂祐言有驗高祖拜祕書令後與丞李
彪等奏曰臣等聞典謨興話言所以光著載籍
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
者録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録也
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
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
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哥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
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

章雖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

架大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
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符玉牒之意岱
宗想石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
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
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
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
之勳業顯于皇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
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高祖從容問祐
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

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
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
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鈞樹
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
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
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識治
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
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
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

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餘如故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為令時相關豫而已出為持節輔國將軍西兖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春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

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昔參定律令之勤賜帛
五百匹粟五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耆雅
相祗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光祿大夫傅如
故昶薨後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
赴於是尚書僕射李沖奏祐散逸淮徐無事稽
命處刑三歲以贖論詔免卿任還復光祿太和
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諡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
曰靈可諡爲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襲爵建康子遷符璽郎中出爲冀州別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遣尚書李平爲都督率衆討之平以顥彼州領袖乃引爲録事參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法顥以爲擁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爲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濟事定顥仍述職時軍旅之後因之飢饉顥爲綱紀務存寛静甚收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

久之除鎮遠將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征
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
州刺史謚曰惠
子德正襲武定中黃門侍郎
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
録事參軍定州撫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
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

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
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稍遷
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
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
許爲法僧所害時年四十一朝廷痛惜之贈左
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可
重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
匹優一子出身謚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
司徒外兵參軍諒造親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

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爲中書學
生遷祕書中散年四十餘卒
子法永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祐從父弟次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
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父鬱濮陽太守挺

幼居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
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
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頻值
飢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
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
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
之負困不為畜積故鄉邑更欽歎焉舉秀才射
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敕
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

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布
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沖甚重
之高祖以挺女爲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
劉昶南鎭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爲昶府長史以
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寄遇如此後除
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
年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
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
別卿已來條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

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彝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倐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

挺既代即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
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
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
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
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
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州
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
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祖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
定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

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
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治今願
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
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即
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
贈送挺悉不納散騎常侍趙脩得幸世宗挺雖
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録尚書事
以挺爲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
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

敘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
投一牒當爲申請邃伯王聰獨爲君子亦何故
嘿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
典下官雖慙古賢不伐之美至於自衒求進竊
以著之詳大相稱歎自爲司馬詳未曾呼名常
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十九其年冬
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
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
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初崔光之在貧

賤也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並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貧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舊故多有贈賵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司徒彭城王勰

板爲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親寵權盛孚子植除青州刺史啓孝芬爲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孝昌初蕭衍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勑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荆州刺史李神儁爲蕭衍遣將攻圍詔

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爲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於時州郡内戍悉已陷没且路由三鵶賊已先據孝芬所統既少不得徑進遂從弘農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奔散人還安堵肅宗嘉勞之并賚馬及綿絹等物後以元叉之黨與盧同李奬等並除名徵還又孝芬爲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臧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於時

孝芬弟孝演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為賊攻陷尋為賊所害融乃密啓去孝演入賊為王遂見收捕合家逃竄遇赦乃出孝昌三年蕭衍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叉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却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於元叉親密過臣遠矣

乞對言者足辨虛實靈太后悵然意解乃有媿
色景儁築柵造堰謀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
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起戰景儁等力屈退走
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尚書爲徐兗行
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遠引南賊圍
逼兗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大都督乃宣馳往救
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蕭衍餘
悉平定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內侵之計

勑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為後援孝芬勸諸將馳往圍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莊帝還宮授西兖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又倦外役固辭不行乃除太常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襲據荆州城囚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督三荆諸軍事車

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
侍驃騎將軍西兗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
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後加儀
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
與尚書辛雄劉廞等並誅時年五十沒其家口
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文口辯善談論愛好後
進終日忻然商攉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所
有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正光初除

太學博士莊帝之爲御史中尉啓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掾章王蕭贊啓爲諮議參軍郎中如故以舉人失衷爲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尚書令尒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先爲世隆知任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典儀注太昌初除散騎

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勑
左右厢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
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天平末王遣
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母李氏喪
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
度以子龍後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於關西
宣猷弟宣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

質宣靜宣略並死於晉陽
孝芬弟孝暐字敬業少寬雅早著長者之風彭
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爲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
外兵參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
騎常侍武泰初蠻首李洪扇動諸蠻詔孝暐持
節爲別將隸都督李神軌討平之尒朱榮之害
朝士孝暐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
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
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

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暐勸民
多收之郡内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
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篤百
姓賴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通直散騎常侍
平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
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孝暐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
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沉浮鄉里河間王琛爲定

州刺史以爲治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
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逆孝演率宗屬保郡
城爲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
時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爲後
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踈朗早有志
尚起家司空行參軍尋爲員外散騎侍郎宣威
將仍以本官入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
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荊州詔孝直假征虜將

軍別將揔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
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蕭衍將曹義宗仍
在馬圈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衆禦
之賊皆退散還轉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尒
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
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
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
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沈孝直不荅年
五十八卒於鄉里顧命諸子曰吾才疎效薄於

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祗受
若致干求則非吾子斂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
皆遵行之有四子
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孝直第孝政字季讓十歲摧亡號哭不絶見者
為之悲傷操尚貞立博洽經史雅好辭賦喪紀
之禮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太尉汝南
王悅辟行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第

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絶肉蔬食容貌
損瘠見者傷之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
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參
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
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
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
生旦夕溫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
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
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

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挺弟振字廷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爲宗族所稱自中書學生爲祕書中散在内謹勑爲高祖所知出爲冀州咸陽王禧驃騎府司馬在任乆之太和二十年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内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後改定職令振本資惟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

稱河内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内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之言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将軍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将軍南兗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

長子宣伯早喪

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襄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爲荊州請爲車騎府司馬孝芬轉西兖州爲驃騎府司馬太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爲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子道綱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簿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荊州長史久之爲

司徒從事中郎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爲别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内以安武泰初改郡爲唐州仍除元珍爲刺史加右將軍以破胡勲賜爵涼城侯尒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酈惲拒守不從爲子鵠所陷被害世咸痛之

子叔恭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

褐奉朝請廣陵王羽常侍累歷蕃佐入爲司空功曹參軍事太尉主簿遷冀州撫軍府長史後爲楊州平東府長史帶南梁太守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勲賜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年五十六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中除廣平太守卒贈中軍將軍殷州刺史贈平東將軍謚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
仲舒弟季舒給事黄門侍郎
挺從祖弟脩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歷大學博士終於符璽
郎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
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祕書郎並有容貎無他才
識
緒子子謙尚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
死於晉陽
子讓弟子廉等並伏法
脩和弟敬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
簿轉尚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遷太子步兵校
尉景明初母憂去職後中山王英南討引為都
督府長史加左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
驤將軍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營州刺史庫
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

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
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謚曰
恭
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
脩和從弟椄字顯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
常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
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椄了無民敬王忻然容
下之後爲冀州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
而卒

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襄威將軍旣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後爲給事中延昌中除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爲寧遠將軍廷尉正每於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之體又啓求解任乃除左中郎將領尚書三公郎中未幾以公事免後爲洛陽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贈司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參軍
纂兄穆寬稚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暹武定末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纂弟融字脩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邑蜀
引爲統軍還除員外散騎侍郎正光中定州別
駕年四十二卒
子鴻翻郡功曹
纂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槩釋褐奉朝請稍
遷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陳伯之啓爲司馬還除

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録事
參軍尋轉司馬及英敗於鍾離遊坐從秦州久
而得還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爲統軍除步兵校
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幾除征虜將軍北趙
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東太守郡有鹽
戸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
乃表聞請聽更代郡内感之太學舊在城内遊
乃移置城南閑敞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
不勸慕號爲良守以本將軍遷涼州刺史以母

憂解任王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柏楊洛德兄弟數爲反叛遊至州深加招慰松柏歸款引爲主簿稍以辭色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遇奬諭羣氐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爲逆數日之後遊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孫掩攻於州館遊事窘登樓慷慨

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羣小所辱也

壽爲祖香等所執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

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伏護開府參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

舊不隕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

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

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列傳第四十五卷　　魏書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六　　魏書五十八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恒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眞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疋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

祖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脩整奉
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
親優賜亟加前後万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
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户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
將軍貟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
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獲而還高祖嘉其勳
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
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
師回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

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
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
是圍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
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
之既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
百歷其舟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
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
除右衛將軍後從駕討崔慧景蕭衍於鄧城破
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巳設宴

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
内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
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
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
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巵酒以賜播曰古人
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
到懸瓠除太府卿進爵為伯景明初兼侍中使
恒州贍恤寒乏轉左衛將軍出除安北將軍并
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至州借

民田為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于家子保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保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兒姪早通而保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保曰茍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為録事參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

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為内應遂已
纂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
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
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令板
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
白捺意而候日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好小黠
令集兵遣移虛搆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
之乃云録事可造移報候移曰彼之纂兵想別
有意何為妄搆白捺也他人有心子忖度之勿

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巳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係爲統軍係叔椿爲雍州刺史又請爲其府録事參軍帶長安令府州之務多所委決及蕭寳夤等軍敗北地功曹毛洪賓據郡引寇抄掠渭北係啓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信宿之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

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
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尚書僕
射長孫稚討之除侃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爲稚
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弘農侃白
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
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筭略抗行當以河山險
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
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
死地人有鬭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

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剋愚討可錄
請爲明公前驅稚曰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
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
雖有此計猶用爲疑係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
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
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
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
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衆一臨方
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

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偎於弘農北
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
錐壁偎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
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
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
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轉
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
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
亦即逃遁長安平偎頗有力建義初除冠軍將

軍東雍州刺史其年州罷除中散大夫爲都督
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
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率衆鎮大梁未
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從御河北執保手曰朕
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
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保曰
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
固求陪從至建州敘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
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保河梁之誠特加四階

佀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車駕南還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尒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佀曰未審明大王發幷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

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惟多縛筏間以舟檝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黄門即奏行此計於是尒朱兆與侭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侭解尚書正黄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

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沖爲秘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保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爲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保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始保所奏万俟醜奴陷東秦遂圍岐州扇誘巴蜀

大都督尒朱天光率衆西伐詔侃以本官使持
節兼尚書僕射爲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
加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莊帝將圖尒朱榮也侃
與其内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密
謀尒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
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學婦父韋義遠
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
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歿冀全百口侃
往赴之秋七月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純陁襲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性寬謹初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又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万國之重豈可同

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
陛下欲自賢於万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
乃一進粥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安
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
宿賜馬十匹縑千匹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
祖自鍾離趣鄴至磝碻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
縑千五百匹坐爲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
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爲寧朔將軍梁
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爲楊靈珍所破降於

蕭鸞爲至是率賊万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
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
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
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武
都氐楊會反假椿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
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
運糧爲群氐刧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
慰尋以氐叛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
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

州屠各陳瞻等聚衆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傳首

入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蠕蠕万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爲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欲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

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
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
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
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
於濟州緣河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
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朿平初徐州城人成景
儁以宿預叛詔椿率衆四万討之不剋而返久
之除都督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
事平北將軍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

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
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别格奏椿罪應
除名爲庶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
新律旣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斷聽以贖論
尋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
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
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禄
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
割南戍一軍兵統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禄不少

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
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
畦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傜役及至閑
月即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
之椿在州因治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
使兵力爲御史所劾除名爲庶人正光五年除
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反叛路又阻
塞仍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
轉左衛將軍又兼尚書右僕射馳驛詣并肆齎

絹三万匹募召恒朔流民揀充軍士不行尋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夤元恒芝諸軍爲賊所敗恒芝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夤後至留於逍遥園内收集將士猶得万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時涇岐及豳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内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録事參軍保率以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

臺節度關西諸將其統內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即擬授椿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寶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夤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

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
昰還面啓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夤邀
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
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本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
辭以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尒朱榮東
討葛榮詔椿統衆爲後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
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
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爲顥所擒又椿弟順爲

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大守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北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每辭遜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

駕駟馬給扶傳詔一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
問安否方乖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
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
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
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欷欲拜莊帝親
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
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
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爲上客給田宅賜
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

石方伯亦不絕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賻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愼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

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
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
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
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
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
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
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爲勢家所奪北
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
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

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閒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母子閒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荅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閒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高祖謂諸王

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
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
賜四兄及我酒汝等脫若万一蒙時主知遇宜
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
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
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
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
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
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

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普泰

元年七月爲尒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寃痛之太昌初贈都督冀定鄴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晷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爲民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除大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

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公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孝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

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
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
羣寮侍往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
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爲後世
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敕勿令兒輒
出宮臣在直者從至万歲門久之轉太尉掾兼
中書舍人靈太后甞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
親万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
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

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靈太后召乂夫妻泣而責之乂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乂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忽忽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神龜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乂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

謀圖不逞乂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並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昱具對元氏搆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乂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乂之廢太后乃出昱為濟陰内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乂遣黄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乂旨就郡鏁昱赴鄴訊百日後乃還任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時北鎮降民二十餘万詔昱

爲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内空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豳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

綏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
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爲雍州刺史徵昱還除
吏部郎中武衞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
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
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
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
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後太
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衆
侵冦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

刺史擁衆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別將劉藏擊破之臨陳斬靈珍首王辯退走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爲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衞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

恭太守西河王悰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縶昱與
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
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
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
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黃泉求乞
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旦顥將陳
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
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
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

言初下都日袁昆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顥既入洛除昱名爲民孝莊還宮還復前官及父椿辭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尒朱榮之死也昱爲東道行臺率衆拒尒朱仲遠會尒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孝邕員外郎走免匿於蠻中潛結渠帥謀應
齊獻武王以誅尒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爲
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
累遷直閤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
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
出爲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

州還遇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殷二州諸軍事太尉公録尚書事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遷通直常侍出爲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爵爲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昌初贈使持節

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

仲宣弟測朱衣直閤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督平營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爲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
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高祖沖
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聲
遂吐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閲而不見問其故
具以實言遂以敬愼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
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於宗族姻表罕
相祗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
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

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又為直寢遷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為都督征南府長史至懸瓠徵加直閤將軍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還都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

曰直閤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
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出除征虜
將軍歧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
民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
騁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
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
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
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
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瀆貨者

末曽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
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爲右將軍
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
是受調絹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
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
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
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還除北中郎
將帶河内太守太后疑津貳己不欲使其處河
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

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
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
乃加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
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
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
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
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
至則万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
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

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
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
中恇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
聽津手劒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單斬賊
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
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為左衛尋加鎮
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
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
之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

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薛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脩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喻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

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
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為患矣願公察之津以
城内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
收内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
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
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
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
邑一千戶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民給復八
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絶之自

受攻圍經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孫道
突圍而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道日夜
泣論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一万南
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持疑遂還
津長史李裔引賊踰城賊入轉衆津苦戰不敵
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
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
對諸賊帥以大義責裔之辭涙俱發裔大慙典守
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爲

榮所拘守榮破始得還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軍荆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書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除吏部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灑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尒朱榮死也以津爲都督幷肆

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
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
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
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尒朱
兆等便已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
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旣爲光州刺史兄子昱
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
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尒朱
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

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諡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子

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駕入洛除尚書左丞又爲光禄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北兼黃門郎詣鄴參行省事尋遷征

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時年四十
二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謚曰恭定
遒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
郎以功賜爵華陰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為
賊攻逼逸請使於尒朱榮徵師赴救詔許之建
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
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
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寢宿於御床前帝曾

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
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為平西將軍南秦州刺
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
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東將軍光州
刺史逸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
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
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
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干犯時災儉
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

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
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
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万詔聽二万
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
於州門煑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万數帝聞
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
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粮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闇
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

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尒朱仲遠遣使於州害
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為營
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絶太昌初贈都督豫郢
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謚曰
貞
逸弟謐字遵智辟太尉行參軍歷員外散騎常
侍以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衛將軍在晉陽為尒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
將軍兗州刺史

謚曰遵彥武定中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
津弟暐字延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
稍遷散騎侍郎直閤將軍本州大中正兼武衛
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衛將軍加散騎常
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儀
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播家世純厚並
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
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

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
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
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
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
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
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
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
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
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

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
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有孫
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
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
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
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世
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治前廢帝不
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下詔付有司檢聞世隆
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

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
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悵久
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擅無如之何永熙中椿
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
弘農公諡曰簡父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
廷尉正爲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
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荆州刺
史還爲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

以彊濟稱後爲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
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別駕
穆弟儉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
卿尋爲華州中正加左將軍儉與元顥有舊及
顥入洛受其位任莊帝還宮坐免後以本將軍
穎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

普泰初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中以本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陷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爲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稍遷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爲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澄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內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二年兼武衛將軍又除黃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儉寬皆輕薄無行爲人

流所鄙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万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列傳第四十六　魏書五十八

王可举